

目錄

序	9
---------	---

倫理學

① 論正義	
正義比不正義好嗎？	14
② 論教育	
教育即洗腦？	19
③ 論快樂	
不開心，就不能活着？	23
④ 論生物權	
發展郊野公園，要問樹嗎？	28
⑤ 論效忠	
揭密者等於大話精？	32
⑥ 論跨代正義	
下一代關我咩事？	36
⑦ 論死亡	
安樂死道德上可接受嗎？	40

8 論偏私	
眾生真能平等嗎？	45
9 論物化	
「集郵」是物化他人？	50
10 論身體	
買賣生殖服務是一種權利嗎？	55

知識論

11 論真相	
有所謂「後真相」嗎？	60
12 論相對	
真的只在乎觀點與角度？	64
13 論共約	
有沒有可放諸四海的標準？	69
14 論懷疑	
懷疑是知識的基礎？	74
15 論知識	
有全能的 FACEBOOK 大神嗎？	77
16 論理性	
理性就是思考？	81
17 論證言	
耳聽三分假？	85

形上學

18 論自我	
「今天我」和「昨天我」是同一個我？	90
19 論人工智能	
人類到底是甚麼？	94
20 論時間旅行	
回到過去，可以嗎？	99
21 論因果	
「因為，所以」是怎樣的關係？	103
22 論命定	
「怕發生的永遠別發生」？	107
23 論信仰	
如果有神	111

社會哲學

24	論發展	
	「可持續發展」是萬能 KEY ?	118
25	論代議	
	約定去投票，齊來做本份 ?	122
26	論民意	
	公共空間與社羣	127
27	論平等	
	少數人的權利是特權 ?	131
28	論民主	
	民主不是靈丹 ?	135
29	論跨國平等	
	貧富懸殊，關我咩事 ?	139
30	論全球稅	
	一個有用的烏托邦	143
31	論家庭	
	公與私的界線	147
32	論養育	
	父母一定專制 ?	151
33	論市場	
	平等即是追求「共產均貧」 ?	155

中國哲學

34 論無為	
無為就是 HEA 嗎？	160
35 論性	
有些國家的人天生性惡？	164
36 論盡力	
知其不可而為之，為了甚麼？	169
37 論出世	
入世可以同時出世嗎？	173
38 論本能	
飲食男女，天經地義？	177
39 論中庸	
各打五十大板就是中庸？	181
40 論利己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185

序

你手上這本《香港人應該思考的 40 個哲學問題》並非哲學概論，更不是哲學教科書。

市面上已有不少由泰勒斯講到羅爾斯（John Rawls）的哲學介紹，也有很多中外哲學大家為普羅讀者介紹哲學或者哲學問題。完備的哲學教科書亦不難找到。這世間大概不需要多一本重複而缺乏自己性格的書，還要是一本隨時嚇壞人的「哲學書」。

這種看法大概忽略了人跟哲學的關係。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哲學關注、不同的哲學風格、不同的社羣和不同的關懷。哲學常在，人不同。人不同，哲學亦變。我們為何不可以多從寫哲學、讀哲學的個人出發去理解哲學、學習哲學呢？

也許，我們不只要讀哲學，還要讀人。哲學思考亦應該與它所屬的社羣連上關係。

我這個人在香港生活與長大，對香港有切身之愛。我所了解的香港人，也不像一般論述的那麼功利。香港人一直願意了解世界，拓展知識，也樂於

包容各種文化和論點。

我們學習各種理論和知識，也不能抽離學習者自身的環境、情感和歷史。如果哲學要本土化，或者要更與我們生活相關，便更應有「香港人的哲學問題」此一觀念。此情此地，一個在香港的讀書人、教師、哲學人，帶着大家多少共有共感的困惑、情緒與經驗。我這個習慣以哲學思維思考的人，亦在撰寫此書時重新學習。我們或許太慣於假定「哲學問題就是世間都要關注的問題」。我們或許都忘了，一般讀者需要一道橋樑，需要更多共同語言來讓彼此溝通。而且，冷冰冰的概念或者思考更需要帶一點溫度。大家共同面對，一起思考，而不是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

本書的思辨者，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樂行慣見借助古今先哲的資源，去幫助自己辨別謬說，深入難題，或更新角度，開拓更廣闊的世界觀。他一直樂此不疲，緩步而確實地成長，已經這樣好些年月。

他是一位通識老師，也在國際文憑試的知識論課堂向中學生談一點哲學，他覺得把多年來的思考寫成這些文章，也許會對學生有益，因為他相信教練不能只指導功夫，本身亦要有實戰能力。他是一個學者，但覺得研習理論和擁有知識的人，更應該主動去和大眾對話。他是一個愛書人，讀到震撼他思維的觀點，總想立即給更多人看。

他有時會對紛紛亂亂的大眾言說過分認真，總覺得背後的觀念並不是這麼簡單自明。他對平等和社羣兩個概念特別關注，但仍在努力豐富自己其他的哲學詞彙，讓觀念更有指涉力。他討厭把哲學理論當成時裝，總是在引述時小心翼翼，甚至要質疑它們，不會把它們當成偶像。

最重要的，他是一個香港人。如果他真有甚麼權威，這權威正正來自與此城市的憂樂與共。他既不把哲學貶低，也無意把哲學抬高。他只是以哲學為本位，力求對萬事萬物有更好的理解。於是，他就這樣將文章和大家分享。

這些文章，大部分為本書而寫，其餘曾刊於《明報月刊》、《01 哲學》和《立場哲學》，但亦經過大幅改寫。感謝曾經給予我發表園地的編輯，讓作者學習怎樣為公眾寫文章。最後，感謝商務印書館曾卓然博士的出色編輯，他的熱情和認真，推動我精益求精。哲學活動往往是孤獨的，但我亦念念不忘在各讀書組刺激我思維的朋友和那些美妙的時光。

曾瑞明

倫理學

• 倫理學的問題
人應盡的責任
道德與法律
哲學與倫理
倫理學的意義
倫理學的價值
倫理學的挑戰
倫理學的未來

你有把道德修養放在你追求之列嗎？道德在口裏，還是在心裏？

為甚麼要道德？十居其九都會回應道，「善有善報嘛」。但在電影《無間道》裏，黃秋生已說過了：「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當然，總有些人相信「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來到，一切都報」。但往往只是一廂情願。

如果我要有好的人生，為甚麼在當中需要道德呢？道德對我有甚麼作用和價值呢？

其中一種回答是，不道德可能會違法，例如殺人放火。或者就算不犯法，比如說謊，也會被人唾罵。坐牢或者被人排斥，總不太好吧？不道德有不好的結果，所以我們才要有道德。

但如果殺人放火講大話不用坐監不會被人罵，那道德本身有沒有價值呢？

我們較容易看到不道德的後果，但道德本身有沒有價值卻很少探究。希臘哲人柏拉圖實在很聰明，他想到一個思想實驗，讓我們直視道德本身的價值。

柏拉圖的思想實驗

柏拉圖寫過一本膾炙人口的書——《理想國》，裏面並不是一些定理、公理或者邏輯符號，而是對話。這體裁有其社會背景，因為當時希臘的有閒階級經常就一些抽象議題對話、討論，辯論。不過，柏拉圖很有文學天份，能設想不同立場的人作對話。厲害的是，參與辯論的人真的是勢均力敵。對話錄不是借一個弱的假想敵來抬高自己，或掩飾自己論證的薄弱。

作為柏拉圖代言人的蘇格拉底，認為正義是快樂和成功人生所必需的。他的對手格勞康（Glaucon）就用了蓋吉氏的隱形戒指（The Ring of Gyges）的故事，討論正義跟我們人生幸福的關係。格勞康是柏拉圖的長兄，在其他對話錄中都有亮相。

首先要說明正義是甚麼。現代人常說社會不公義，但很少說人不公義。但在古代，正義是一個同時運用於社會跟個人的概念。一個人是否說真話和準時還債都屬正義的範圍。這些項目，現在大概會放在個人道德的觀念裏。現代的正義，更着眼於國家分配。

說回蓋吉氏的隱形戒指故事吧。在小亞細亞的呂底亞有一位牧羊人叫蓋吉氏，他有一隻可以讓他隱形的戒指，而蓋吉氏亦憑這隻戒指，做了皇帝，搶了人家的皇后。格勞康要說的，是如果有了這隻戒指，作任何不道德、不正義的行為，都不會被懲罰。殺人放火的，可以擺正牌有金腰帶。「要咩有咩」，不亦樂乎。

格勞康說完故事後，又區分了三種善或好，第一種是我們為了它自身而欲求的，例如快樂。第二種是既為了它自身，也為了它的後果，例如知識或者健康。第三種本身雖是一種負擔，但我們仍會追求它，是因為其帶來的後果。

那麼，正義屬於哪一種善？蘇格拉底認為是第二種，格勞康則認為是第三種。人們都會認為正義的追求是一種繁重的負擔，但為甚麼人們卻要扮演正義的朋友呢？是為了名譽，或者不想得惡名。若此，不是正義為我們帶來快樂人生，而是名譽。

格勞康說得精彩。他描劃了我們的心理，我們不是為了正義的好而努力，也不是認為不正義不好，而是害怕因不正義而受苦。這因不正義所受的苦凌駕了作不正義的快樂，所以我們「發明」法律禁止人們作不正義之事。

在格勞康的角度，正義其實只是一種商定或者約定俗成。所以，從個人的角度看，談不上正義本身有甚麼好，只是我們沒有蓋吉氏的戒指，我們太弱了——所以我們才不敢做不正義的事。在格勞康眼中，人的本性就是貪慾的、喜愛互相競爭的，我們的快樂其實建基於物質和權力。

柏拉圖怎樣還擊？

在《理想國》的第九部分中，柏拉圖比較了正義和不正義的人生之區別，他做的是比較最正義的人和最不正義的人的「靈魂」。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心理學探討。

不正義的人有「獨裁者的靈魂」，常處於迷亂、後悔和恐懼的狀態。這當然是不健康的。在第四部分，柏拉圖指出正義讓靈魂每一個部分都處於和諧，免於衝突。我們每一個人就像城市，如果當中只有奴婢，充滿貧困和瘋狂，並讓這些作主宰，這城市會好嗎？柏拉圖推崇理性，理性應是管治我們的法則，因為理性不像慾望那樣令我們左衝右突，理性可以統整我們整個人，管理整個城市。

不過，正義為何與理性等同？這本身要證明。辯士斯拉斯馬科斯（Thrasymachus）就挑戰捍衛正義觀念的蘇格拉底，說道德或正義皆是為強勢團體的利益服務，無所謂理性不理性。

柏拉圖又透過蘇格拉底的口，指出我們的快樂有高下之分。只有經驗過各種快樂的人才資格去判斷哪種快樂最好。哲學家就能經驗各種快樂，包括慾望的滿足、贏取榮譽和獲取知識。而哲學家會將獲取知識放在最高位置。所以，柏拉圖下結論說，獲取知識的快樂是最好的。後來，米彌捍衛較高層次的快樂 (higher pleasure) 也用了類似的方法，指出同時經驗過高層次和低層次快樂的人，都會選擇較高層次的快樂。

不過，如果一個不正義的人真心地說他很快樂，柏拉圖可以說甚麼呢？他只可以說你的快樂不是真正的快樂。但這的確是我這個不正義的人感受到的啊，「原來過得不快樂，只我一人未發覺？」不會吧，看來只是你一個哲學家發覺呢……

為甚麼要聽哲學家的話，為甚麼哲學家說了算，本身就是可爭議的。雖然在柏拉圖的定義裏，哲學家是能看見真理的人，但現實是否有人能合乎這哲學家的定義？我們的「哲學家」其實也不過普通人，有七情六慾，有時會說愚蠢的話，做「離地」的決定。「正義的你」會因柏拉圖的解說而「暗爽」嗎？要小心了。

2 | 論教育 | 教育即洗腦？

香港不少人抗拒國民教育，主要理由是擔心被它「洗腦」。洗腦的意思，就是英文所說“indoctrination”，即灌輸，務求學生接受某種思想。但我卻聽過不少教育工作者說：「教育跟洗腦沒有分別。」不過，有的會多加一句：「好過邪教嘅！」

這樣說，人人都在洗腦，你洗我，我洗你，問題是誰勝誰負而已。教育和洗腦真的沒有分別嗎？如果沒有分別的話，我們褒教育貶洗腦是否自欺欺人？

根據常識，教育和洗腦是有分別的。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制訂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就列明兩項：

與學生討論問題時，應盡量保持客觀。

應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斷。

說沒有分別的，當然是認為問題出在何謂「客觀」、「獨立思考」和「理性」等哲學概念了。我們的確很難找到一個清晰完備的標準。

比如，甚麼是客觀？是指意向，還是態度？一個老師可以因為其知識不足、或者識見不夠，而作出「自以為客觀，實際上主觀」的判斷並且影響學生。不過，他們可能確實符合了「盡量」的要求，但結果卻未必叫人滿意。

重點在反思能力

於是，有一些盡責的老師，就將各家各派的想法都陳列出來，那就似乎更客觀了。但是我們都知道，有一些意見的「份量」明顯比其他的輕，比如一個博客對全球暖化的意見，跟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真的可等而論之嗎？

不過，我們從以上都看不出「怎樣都是洗腦」的支持。起碼意向、態度會是很重要的標準。如果老師教歷史時刻意抹去一些歷史事件，跟不知道曾經發生過的歷史而忽略了，仍是有分別的。前者是操弄，後者是不夠水平。

那麼，怎樣才算夠水平？每個老師都有特定的學科訓練，在某些範疇較強，有些較弱，甚至一無所知。雖說我專研倫理學和政治哲學，但每天都可發現在這範疇內有自己不懂的東西，那我怎能夠「客觀」呢？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他是否無可避免地會對某些說法較支持或同情呢？在法蘭克福學派眼中，身處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更有「虛假意識」，比如認為「發展是硬道理」、「競爭是好的」。如果我們把這種思想「灌輸」給學生，豈不也是洗腦？

教師當然要引以為戒，但是亦不要低估教師自身的反思能力。反思是指我們能跳出自身的觀點和信念去看問題，能站在其他信念來審視自己的信念。故此，我們若懂在不同角度看問題，當然少了洗腦的疑慮——要「不洗腦」，首先自己不要被洗腦。

還有，課堂如何進行也是我們要考慮的因素：是否容許學生提出不同的意見？學生跟老師如有不同意見，老師是否願意聆聽，甚至修正自身看法？這不但有程度上的分別，甚至有質的不同。

那麼，我們怎樣理解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呢？

如果我拿着一把手槍要你思考應否興建機場「三跑」，無論答案是甚麼，你的思考都不能算是獨立的，因為你受到那把手槍影響。當然，影響你思考的可以是其他東西，比如你的情人在你附近、朋輩影響，但這些東西都與你思考的內容無關。你要做判斷，就要運用理性，了解和把握該問題的相關事實。

甚麼是理性判斷？如果我編了一齣煽情戲來讓你相信「男人比女人優勝」，那麼大部分人都會說你的判斷不理性。但是，我們也不要輕易陷進理性與感性的對立：不是因為煽情戲牽涉感情或感性，所以你的判斷就不理性；問題在於你要支持「男人比女人優勝」的信念，你需要提供理由，比如男性在智能上、體能上和其他各方面是否都優於女性，這些標準又是否真的有重要性等。完全不考慮這些，就作出一個重大的聲稱（big claim），或只依賴一齣戲引起的情緒反應，那就是不理性的判斷。理性判斷並不需否定人的情感對某議題或事情的反應，但要小心翼翼，既不能以理殺人，也不以情馭理。

還有一個對理性判斷的誤解是，理性判斷不包括行動，甚至不鼓勵行動。學校總是教學生理性分析，但不要「輕舉妄動」。原因當然是社會似乎已有清晰「分工」，比如提升生活素質，政府可以制訂標準工時、制訂貧窮線。表達訴求，監察政府，則是成年市民可以做的事。學術機構發表報告，當然是學術機構的事。大家各司其職，看來井井有條。但是，如果學生問作為青少年可以做甚麼，老師該怎樣回答呢？

要指出，我們要培養青少年在追求生活素質上採取行動，就不能不點出青少年本身是參與者的身份，而不僅作為旁觀者，看人家如何如何。學生如只抱着「食花生」的心態，相信誰也不會認為這種教育成功。

只重分析，不重實踐，不是完整的教育，特別是價值教育。然而，當學生用他們的方式實踐所學時，社會有些人士卻並不理解，也不同情。僅僅因為那是與規範不符的手段，就忘記了教育更深層的意義，還冠之以要理性思考——那是很可惜的。價值教育就是倫理學的實踐。